

肥沃的澧阳平原，晚稻收割后，稻田里留着一茬茬稻梗，稻梗在手艺人的奇思妙想里获得了生机。一场飘着稻香的稻草艺术节，吸引游客纷纷赶往澧县城头山国家遗址公园打卡。遗址公园内，打稻机、拖拉机等传统的农业工具，耕牛犁田、稻谷去壳等农耕生活场景，唤醒了不少人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。循着稻梗的泥香，我们行走在澧县城头山古城，扎稻草龙的老者，舞稻草龙的少年，表演非遗的传承人，制作米食的厨艺人……都成为了城头山古城里跳跃着的音符，一起将古城唤醒。

稻田里的古老基因

肥沃的澧阳平原，东面洞庭湖，还有澧水、澧水、澧水三条古老的河流流淌，是早期人类狩猎、捕鱼、种植的理想之地。6500多年前，城头山的先祖们就在这片土地耕耘着古老的水稻田，夯筑起迄今中国最古老的城市，烹任着一屋屋的米食香。

如今我们所感受到的土地里丰收的气象、稻谷的甜香，与这片土地6500多年前的景象与气息，是一脉相承的，与当年这座神秘古城的发现者——当地考古专家曹传松所闻到的稻香，也没有多大区别。

今年78岁的曹传松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年的稻香。那是1979年夏，稻田收割的季节，澧阳平原稻浪翻滚，作为澧县文化馆考古专干，曹传松和同事一起调查澧县垵市镇孙家山大型楚墓群后，进入一望无际的澧阳平原。他们到车溪乡南岳公社附近吃午饭，离开时，曹传松无意间看见远处约300米的地方有一个高岗。根据多年考古积累的经验，曹传松预感此处有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。

他在村民家里借来锄头，发现了有夯筑痕迹的土墙，那是古城的城墙；发现了北城墙外环绕的水面，那是古城的护城河；发现了东南西北城墙上各有一个豁口，那是古城门遗迹……

曹传松望着广袤而肥沃的澧阳平原，感到持续了太长时间的一场丰收，正在热切地等待着，那些城墙、城门以及护城河，如同熟了好多年的稻子，等待有人收割。

而这一场收割，又等待了12年。由于缺乏经验，直到1991年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才正式对城头山古城遗址进行挖掘。曹传松参与其中。

随后的10年间，城头山考古发掘现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考古工地。城头山遗址两次登上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录，被记录在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。特别是城头山出土的6500年前的人工水稻田，在当时历史最早、保存最好的古代人工水稻田，它的发现，使“中国水稻是由东南亚传来的”这一传统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。城头山，因此被誉为“城池之母、稻作之源”。

这块6500年前的人工水稻田，长30多米，宽4米多，发掘时露出青灰色的静水沉积地层，表面呈现出水稻田特有的龟裂纹，在稻田剖面还可以清晰见到水稻根须。稻田里还可见稻秆和根须往下伸展，泥土中还有大量的稻梗、碳化稻谷、蓼科水生植物。发掘时，一个田螺还沉睡在田埂边。就在这块水稻田不远处，考古专家还发现了古老的灌溉设施。

遥想当年，肥沃的澧阳平原，以圆形的城头山古城为中心，四周种植着大量的水稻，大量的稻米养活一座城以及周边的部落。衣着动物皮毛，或麻布的古城头山人，在稻田播撒稻种，在祭祀坛祈

城头山稻谷香

徐虹雨



▲ 城头山稻草艺术节吸引游客打卡。

▼ 澧阳平原伴着夕阳收割稻谷。



▲ 唱响澧水船工号子，擦亮农耕文化名片。澧水船工号子表演吸引游客驻足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澧县县委宣传部提供

故园上的现代稻田

不知不觉间，城头山的这株稻子，从6500多年前的那丘人工水稻田里走出，走向了更广袤的土地。如源远流长的河流，源头涌流，流向远方。越过山岭、平川、湿地和海洋，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世界的嘉禾。

如今，澧阳平原的现代稻田，覆盖在先祖的故园上。曹毅带着我穿行在田埂上，看城头山遗址以及鸡叫城遗址附近如今依然耕种的水稻田，他指着澧阳平原的那些稻田说：“今人耕作的那些稻田，不少叠压在古稻田之上。距离

现在的耕作层0.5米左右的深度，便是史前古稻田。古人当年兴修的环境聚落和水渠工程，有的到了今天仍发挥着作用。”

很难想象，古人的耕种方式，也延续了6000多年，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洞庭湖区的农民们依然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，所不同的是农人手中的工具逐渐先进，从旧石器，到新石器，到后来的铁器、机器。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，古老的土地开启了一场智慧革命。

大学生农人彭涛是智慧农田建设的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

彭涛的儿时记忆中，家乡的稻田都是“巴掌田”。那时，澧阳平原的农田高低不一，大小不等，最大的田垄落差有2.5米，最小的田不到200平方米。彭涛的父亲辛苦耕耘着家里的几块“巴掌田”，手栽牛耕，亩产却只有几百斤。为了保护稻田的收成，父亲和其他农人一样，在稻田里立起戴着草帽的稻草人，胆小的鸟便不敢轻易到稻田里啄食稻子。那些造型有趣的稻草人，与农人们一起，都是澧阳平原稻田里的守护者。

2017年，彭涛从吉首大学毕业后，像一棵稻子，在生养他的土地上扎下根去。他的微信名是“稻草人”，他想守护稻田。

这时的稻田，不再是巴掌田，而是连成一片，形成稻海。从2019年以来，常德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96.9万亩，其中澧县47.24万亩。田成方、路相通、渠相连，农机可以开进田里，机耕机收都方便。

彭涛流转土地1400余亩，农田里除了水稻，还有蔬菜、水果、油料作物等。他用了旋耕机、插秧机、收割机等设备，真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化农业的速度。

县里扶持修建的大型育秧工厂和稻谷烘干仓储中心，还让他感受到了农田里的温度。春耕时节，智能化育秧大棚是稻种们的温床，育秧大棚里能够自动控制温室与光照，稻种们在这里会得到很好的呵护。育秧工厂能为近6万亩水稻大田提供育秧服务。丰收时节，收割的稻谷运送至稻谷烘干仓储中心，12小时内稻谷烘干并装袋。

在澧县，像彭涛这样懂机耕机收、“智慧”种地的新农人有6740人，他们用所学回馈澧阳平原。如今，拥有肥沃澧阳平原的澧县，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、湖南省产粮大县，常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16万亩左右，总产50万吨以上，“城头山大米”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。

在常德，依靠科技种粮的农人就有2.7万人，他们守护稻田，让常德这个洞庭粮仓，连续20年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全省双第一。

站在稻田里，我弯腰捧一把泥土，心里满是感慨。那潮润的泥土，是否也曾是6500多年前先祖们曾经掬捧过的呢？

土地，以着深沉的包容，以着不绝的肥力，助一颗颗种子发芽、灌浆、结籽。土地，如母体；我们和稻谷，都如土地的孩子。

农家人的米食盛宴

孙元妮的农家小院，就在城头山国家遗址公园附近。小院子里，到稻田收获时节，时常一派忙碌的场景。磨米浆的磨盘、打糍粑的石臼、蒸米糕的竹笼、滚汤圆的大筲箩、盛甜酒的陶缸……不少传统的炊具齐上阵。村里能干的女人们张罗着米食大会，庆祝稻田里的丰收。

院子里，糯米，磨浆，滚汤圆，打糍粑；厨房里，蒸米糕，炸糍粑，煮糯米甜酒。小院内外都飘着与米有关的香。城头山国家遗址公园建成后，50多岁的孙元妮将一处闲置老宅盘活，建成农家乐，为游客提供儿时的味道——大米宴席。澧阳平原上生长的农人，以稻米为主食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制作几样米食。当地的不少节庆与民俗，也会与米食密切相关。比如过年，家家户户打糍粑，会熬米糖，会腌鲜肉，会滚汤圆。

孙元妮的农家小院里，不久，满满一桌大米宴席就摆了出来。颜色丰富，有紫米粥，有红米饭，有白米糕、有绿豆皮等；造型多样，有摆成笑脸的玩

儿糕，有拼成花朵的糯米辣椒，有五色齐备的拼盘米糕。一粒粒米，可以衍生出上百种米食，具有丰富的口感。这口感，该是远远丰富于城头山古城的先祖们曾尝到的那碗米饭的味道。与米有关的美食——常德米粉、擂茶，还成了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特别是常德米粉，成为常德特色米食的代名词。常德每天鲜湿米粉的销售量为30万公斤，供应全市12000多家米粉店。在全国，共有35000多家常德米粉店，滋养着五湖四海的味蕾。

一粒粒在世人唇边的清香米食，一碗碗在热锅里晶莹滑爽的常德米粉，链接着湖湘大地的基因、澧阳平原的养分。

在澧县农家的美食大会上，农人们还上了一道特色“菜”——澧州大鼓。这道“菜”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鼓槌敲响，民间艺人方言味浓的声腔唱起：“春播一粒种，发了万颗芽，阳光雨露滋润下，小苗慢慢才长大，秋风一吹有变化，稻子穿上黄金甲

……”艺人们唱的是《稻之源》。

城头山国家遗址公园内，有一块水稻田，那是澧县弘毅学校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。弘毅学校曾是杂交水稻之父——袁隆平就读过的学校。这块水稻田播种的是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。春耕时节，学生们体验人工插秧劳作；丰收时分体验手工割稻、脱粒劳动。

稻田里长大的孩子，从小就与城头山的稻田息息相关。这片稻田的温度不会冷却，又何尝不是与这生生不息的生命、生生不息的传承有关呢？

曹毅告诉我，澧阳平原自古肥沃，一直有人繁衍生息，这也使得当地的文化一直没有断代，很好地一直延续着，向前发展着。

这些充满活力的孩子们，不正是我们在城头山这片古老的稻田里，播种收获的最有生命力的“稻穗”吗？他们一年年地成长，一代代地延续。正是因为生命不息，这片古老的土地，才一直没有睡去，依然耕作，依然收割，依然是家园。